書永編

晝永編序

吾邑令尹閻君者偶持書二卷示余曰此我天雄兵憲豕山宋公之所爲晝永編也余既卒業乃不覺瞿然自喪焉曰嗟乎甚哉余之不善學也平生每見一佳書亦未嘗不檢閱及掩卷或間日而憶則茫然無所得或提綱而莫究其目或語首而輒忘其尾憑几悉睹不旋踵而若遺散怢羅如及立談之頃則噤

禁而四視此其故何哉涉獵靡精汎濫而寡要目勞而心不應齒頰徒役而管楮太慵是余之病也又何咎焉承山公既登第兩拜部郎俱稱清簡于是博搜洽覽上自古人之載籍下逮

昭代名公達士之言行靡不得其根極要領有會於心則隨意錄之久之遂成鉅卷蓋無一條不概於胷中無一句不歛為已有公之用

心其何如哉始余與公爲同年友公實少余
並遊
闕下殆十餘年及余出秦晉暨齊梁而公亦數
歷郡臬又十餘年蓋至是而余忽巳老而不
知公之學若此乎益精且要則余有竊媿之
矣是編也不用篇什不求僻隱不委瑣不漫
漶燦乎如五彩煥施各標生意如繁星之麗
天令衆快覩又如通衢廣肆百貨俱陳而良

賈者所居盡奇皆足為世珍異蓋公於天下書無所不讀故取而錄者一一膾炙人口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積之者備而出之者當也彼卑卑為論者未可同年而語矣中曰易云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大禹稱神乃惜寸陰周公之聖坐以待旦況其下者胡可暇逸今士人得志一朝往往遂棄其所學或聲利是耽詩酒自廢者亦不可勝數如公日

無虛晷手無停披筆無倦錄而一意著述為
聖賢之學者可易得耶其書雖宏肆散見旨
趣不一要多歸之切身心明化理可以覔天
下國家亦可以資聞見議論然且編名晝永
則公之意深矣使今之得是書者置諸左右
時時展玩儼乎若龜鏡在側師保臨前雖欲
頃刻背違頃刻自暇而亦不可得則公之所
以淑人者豈其微哉於是閻君聞之曰承山

公命我矣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奉

勅總督倉塲督理　西苑農事戶部右侍郎致

仕年治生清豐呂時中譔

嘉靖甲子歲孟冬之吉

大名府知清豐縣事濮澤閻承光刊

疊永編小序

余昔為比部郎繼補夏官之武庫皆簡署也疊長公暇得檢諸家書旁覽焉條貫錯陳或往閱而始覩記或夙淆而芟取裁鎩事有纖鉅理有顯幽其足以牖吾衷焉一也古人有云開卷有益豈虛語哉輙忘固陋肆采輯焉有以省躬則録之有以保生則録之有關世教則録之有裨見聞則録之日積月累彙而成編嗟乎大道未

聞百家鮮究余寡昧焉久矣是編掛一漏萬無
足多者即所由集亦以效先儒隨筆之義云爾
雖然嗣是而與滄瀛則衡繁是競駐河朔則戎
務載營日勞形於案牘而售視詩書矣書求云
乎哉書求云乎哉

嘉靖歲在壬戌仲春穀旦東越承山子宋岳書
於泉府之澹虛亭

晝永編上集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迺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

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凡人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者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婬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婬慾若能節婬慾即可省口腹此延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郭林宗漢時有道君子也嘗論觀人有九德一曰容

物之德君子量如江河無物不容招来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翕然而慕恭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財則施於人小人貪鄙好利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已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已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德性有常慎終如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君子出言於已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君子黽勉

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己所以養𣬉老而畜稚幼者也小人惟自私而已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疥不受斗不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夫人生身列三

才至貴存焉心涵萬善至富存焉省事可以養心寡言可以養氣

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子弟之賢不肖繫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繫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邪

君子録人之長而忘其短小人披人之短忘其長

以歲之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攺其善

道者非良士也

無與禍隣禍乃不覩

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性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

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乎

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

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厚姻婭近小民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

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

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姦喜怒偏

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戲

入室笑語飲醲嗑肥出則鼓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

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

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膳厥官食焉而忘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月不辭艱瞀桃計功夜不遑安詎為我師一弛一韓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為利而與之而不知其為害

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與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已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胃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嘗杜門著

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尚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備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

命者輕死生遂是非者志滅否

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

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鷄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耳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滎陽吕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歷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

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閑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如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術道曰然

陳瓘有對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毎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毎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㢘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麄糲毎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寅緣憑籍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毋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秖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

璀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依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唯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其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一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為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舘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宫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繆耶吾輩皆大于筆久歷塲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下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

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

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擲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

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搜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眷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額曹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視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婉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

且齎骸歸之女甑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
渝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絰三
年以報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
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
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
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
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

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讌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燕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慈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一吏抜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嗇繁

衍至今在仳路者比比青紫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
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
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
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
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
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

去焉驚起與左右卒隷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焉親語余如此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民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有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君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欲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肆拾萬行與父毋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

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鄞郡黄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

於他人有甚不快者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
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
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切論也
祭酒胡公儼初為桐城令以愛民為主凡可便民者
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乃
齋沐告於神虎遂戢避嘗捕蝗途中見餓病者悉督
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物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

存活者數百人

少保于肅愍公謙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處十八年始遷大理寺少卿公巡撫時或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賂當道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亦人至今能誦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

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

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茍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

受惡者多矣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辟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擇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致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禦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揆人過惡立事隨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文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

無規矩人不怍已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每自警察而已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已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聽

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聞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急難二十二也不取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

力救難二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福禍相抑蓋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為累德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韉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有日者謂黃直卿云吾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

亦有個大筭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堋陷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遽亟掩之一毫弗

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遂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遂已女將適人惟荊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戴君伯康倜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舄而爨鬻鞾而食參政董公摶霄

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晡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手與之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

邪倖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

及之況曰身食厚祿時有損賜計贏餘亦可治第但
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
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興葺哉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
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
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
色之娛寢處一青帷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

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害宜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靳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讐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已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
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
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
事君必保其禄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
以為天下之牧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
謁親表徐司户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
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

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爲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失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耶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已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此美仕途

者二十有三人魯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爲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以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諧老陳無己詠歎云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

不為歟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觔而氣不利

老智餘書云道安嘗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

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飧食嗜辛醎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飢脾為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醎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

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

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

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過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走車馬不欲極目望遠不欲多啖生

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頻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臥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養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反為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精若敗則神疲精

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一曰坤元之氣化為血血復為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豊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君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臍空腦空則死二曰炁氣炁氣者一元交氣氣化為津津復為氣氣運於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眾氣眾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設於命食穀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為陰陽貫五臟喘息

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游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臟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鬨生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最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赧然

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廬江有監司湛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
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竊問之曰丹成何以
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
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
故傳夫人笑曰君甚誕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
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間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
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
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邪監司終不

悟居無何方士化為鳥有先生而用揖從之夫人又
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薊黃鶴去耶騎
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揆
晉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鈎闘
髦𥵛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檠欄花徑逶迤斗折
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
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焉留酌
池上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野翁貲直幾何三老曰

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皆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莊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罷然引觴浮白謂之且曰大痴真迂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近時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佳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

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友人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還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

世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正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内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

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楊中丞繼宗風節林望標表天下方其爲太守考績入

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為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拏歸養讀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鷗峰子曰金悰父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綜皆

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衆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為之額泚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踰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與茱萸白花菜蕎麥犯之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

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大功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日帶皮生薑
細嚼熱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
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
至欲納平生誥勑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蘇子瞻東坡先生自儋耳歸卜居陽羡陽羡士大夫
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
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

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

當以是券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其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来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田後相形心發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斯言簡實相法之綱領誠可忽諸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闇中損人

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則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修之袓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罕知者故詳述云又唐新語曰右補闕毋景傳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

貽禍則不謂孫窮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凝沍腹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皆欲少故也

高卧閒窓緑陰清晝天地何其闊遠也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坐密室如通衢

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

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日費千金為一㸃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者幾千百人處形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

張‧案節云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

盛名必有重責大功必有奇窮

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使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禍莫大於殺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

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将致政毎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爲仁人矣爲将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保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穀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人之教勸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矣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秪以饜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

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
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
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
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
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
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
俗頹敝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
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
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

郎倉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蹤不愧倉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儉之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録之以貽諸同志者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誡其慎口其後弼事隋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兜堅之緘口戒之哉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

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大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毋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備載其事以為世勸夫即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去為縣秩公獨濡於莞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
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
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
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
滿意出於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
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之所存自其
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
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衙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宋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或訾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謙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謙曰君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常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常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蹶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當久而已

陽明先生答徐成之書云承以朱陸同異見詢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凡論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决裂非復聖

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聯廢曰雖其尊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盍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

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極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

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之說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

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僕嘗以
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學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
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
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
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
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
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
旨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
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

其功亦安可盡誣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究也巳故僕嘗欲冐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説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巳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洗者使晦庵有知亦豈能一日而安於廟廡之閒哉愚謂是書如善聽者能悉兩造之情善媒者能通兩家之好足破千古之疑而慰二公之心矣録之以扶世教以開来學豈曰小補

之哉
先生序文章軌範其畧曰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

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狥私謀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

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愚謂是篇挽藻繪之習而進之以聖賢之心下學而上達智者得無躍然而悟哉

先生為董蘿石從吾道人記其畧曰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竊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

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之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允蘿石之勇其進於化矣何有哉愚謂先生以良知二字指點末學之迷又因從吾道人而發為真吾之說有良知者寧不為之一省

先生為應天府重脩儒學記其畧曰太立之師儒匡其齋廟明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崩壞新其圮塌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脩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

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墻垣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脩是師之咎士之耻也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

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脩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僻聖賢之門戶以為姦宄學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脩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愚謂是篇發明立學本意亦明且盡矣吾儕讀此可無惕然知所戒勉乎

先生有云凡人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斯二語者簡究親切玩之無窮體之益邃前賢精論疑未及此乎

黄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游好攻其所敎試及己而昬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人貧則怨富則驕怨者起於情所難安而弗能安猶可恕也無故而驕人何為也哉

富者觀其所與足以見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見忠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

自防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醫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有不類是者邪監蝎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脾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漬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蒜氣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

非所當爲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忽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矣年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鄙夫鄙婦相會於墻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者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遂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君子之遊茲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戲乎如入鮑魚之室久亦不聞而亦化矣故君子慎其

去就也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而心能自知自克也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蓋識此矣

劉忠宣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自藩臬至中丞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頒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未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行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數要人貪穢軍民有不得其

所者公必戚恥額不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
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
公足以當之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
莫若樹人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筭
千里帷幄之寄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曹穆公在遼番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将官
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和犒餉者皆下其食即

其隊殘此至未飯則捷報至矣本帥料敵當如此其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公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公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公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公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公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公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

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乘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傷於所恃故也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顏天常生善人顏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長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

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奪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忿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

畏相執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
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
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
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
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
作詩曰從来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
供爾禄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如漢文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
述梅溪而敷衍之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
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
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聡明强
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
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
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
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

可遠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

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虜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諸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貞襄毅公忠按部齊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方伯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不閒過二可惜此身一失三可惜也

或問古云有志者事竟成韓魏公曰成大事在膽然則膽與志奚異愚曰志者心之所之以平日存主言膽者遇事變能果敢為之以臨時倉卒言如趙子龍忽遇勍敵能偃旗息鼓而卻之此是膽氣勝也而志不與焉故昭烈曰子龍一身都是膽楊大年平日自負八角磨盤其志似不可奪者及臨事變蒼皇失措便溺俱下此是膽氣不勝也而志不與焉然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是故膽氣一也有魏公之心則能成大事無魏公之心不免為强梁故公平生未嘗

以膽許人往往自許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夫言大而誇此乃仲舉踈漏處昔衛武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内自警蓋克勤小物則遠大可期矧東京之季宦官執政濁亂海内其深根固蔕可易掃乎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頭出草宜示宦者此何說也仲舉踈漏如此宜其有侯覽曹節之及也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

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
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
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遜于海一日次章安鎮閣舟灘
上以遲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遥見雲木
中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乃登
焉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即此
而觀人生一行一止與夫禍福得失自有定數决非偶
然者惟有道者獨能前知而衆人昧焉乃役役經營
心勞日拙不知冥冥之中造物笑人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毎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省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或問昔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秪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

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予亦不校在彼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經之大當裁之以義寬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碩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舍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為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婁師德唾面自乾之量何如愚曰於此當論曲直若曲在我須荊謝罪可也直在我當薄言往愬可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汝爾之實則義不可勝用矣夫汝爾且不可受況面可唾乎不然則是頑不靈而無羞惡之心者矣又問張公藝書忍之量何如愚曰一家之內恩意禮節之不均與夫瑣瑣口語之過忍之可也若乃妻妾之乘夫卑幼之犯上與夫殆有甚焉者而槩忍之則是比族罷徉之人亦可群居而食矣而可乎故夫二子之量吾不敢取之也

古人敎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為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覩古人制字富從田言富自田起也田從一口言有田之入又資食之者寡也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

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為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鬩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之聚於一門之內而饔飧之能保無矛盾米炭者乎將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老子之養親也欲毋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與可與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

栗而止啼可尊遂乎卑幼之厚親愛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尊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發嘉歎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者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服盡則不及焉非聚族而會食也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副於于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蹤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榜索不墜不撤亡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矜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此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

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其為書生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聃翁詩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一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曹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知徐州彬仁愛多恕有

吏罪犯既具案論罪繫獄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駡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人知徐州前守侵用公使錢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後守顧移文迫償堯俞劇力償之久之鉤考得實堯俞竟亦不辨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蒙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為作一課男欲看命化成曰二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備化成之所為告者可

以免後時之殆矣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誤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宅起嫩歷省寺二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俗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

曰祿仕之不能撙節稍豐則飲及苟苴似歟則困彼妻孥曉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輩豈世以為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輩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搯胷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

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為仲由也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鄰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

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煑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祿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爲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之術之力也今以遺子曰授藥以

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詩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亂意不能守花卉無絕惟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秪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

張柬之襄陽園園馬蒼舒謂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皐之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王[illegible]地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官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為子孫計也

江東有太守其者文雅風流頗以詩名在郡二年遣

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仙姑降筆曰幾樹茸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當筵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貌然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

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稔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昔有仁和尹君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君肯行仁政我自雙雙比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某令名山時連值旱澇與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

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舂米米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益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甚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舂多米又比芒種先爲鳥獸食殺收時不虞浥傷誠嘉種也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

額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處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也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道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横渠先生言嘗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許滕公罷去群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白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侯幾時矣儻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覩其去遄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

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青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過青之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籃輿歸蜀

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
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向使
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
樂邪景仁所得殊多矣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
善養老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為
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
葢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亢
直吾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體造化為心造化以生物者若害人之物故置此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迺置其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看未未諫議當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務發下位小節是

誠不恕也衍知兖州鄆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務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害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恡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慶曆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擢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

誠如御史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今其進用已有所利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一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

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屛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上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

常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
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徉徉彼鳴啾啾此鳴
鏘鏘彼視瞿瞿此視汪汪彼心慼慼此心堂堂是故
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
義中與正爾何憂何害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
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
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
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

是銘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攺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决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

出也非出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侯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

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盖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書永編上集